

本期主题：

父亲

从未走远的父爱

■吴琳

父亲年轻时，脾气不好，对我很是严苛。即便我听话懂事，学习佼佼，他也很少表扬我，看我不顺眼时，还经常训我几句。那时，父亲留着平头，一头黑发又硬又直地耸立着，像他的脾气一样倔强。偶尔我想与他亲近，但看到他那严肃的表情，又心存恐惧，渐渐与他产生一种无形的疏离。

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拉近了我与父亲的距离。

那是一个月光溶溶的夏日夜晚，十五岁的我在家门口纳凉，一只黑狗在不远处狂吠，惹得我心烦，便走过去抬起脚，想把它踢走，那只狗却猛然咬住我的腿，我失声尖叫起来。父亲闻讯赶来，让我赶紧坐下，然后毫不犹豫对着我腿上的伤口，用嘴把毒血吸出、吐掉，一遍又一遍……我一时愣住了，第一次感受到平日凶巴巴的父亲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。我记得，那日父亲的一头油亮乌发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荡漾着温暖、安详的光……

被狗咬后，感受到父亲的关爱，我心里对父亲没有从前那么畏惧了，经常主动与他聊天、玩笑。偶尔，他也会骑车驮着我去亲戚家，在别人夸赞我时，也曾瞥见他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彼时的父亲年轻气盛，脾气上来的时候，仍然对我怒发冲冠。很快，我就把之前的那丝感动抛掷脑后，心里烙印的仍是满腹委屈以及对他幽幽的埋怨。

在长大的过程中，我在心里渐渐认定“我有一个性格暴躁、不爱我的父亲”，与父亲也少有亲近。后来陆续在外地求学、工作、成家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天，我回娘家吃饭，到家后便下起雨，家里却只有母亲一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父亲端着一个大盆匆匆赶到家，撕掉裹在盆外的层层薄膜后，露出的是我平时最爱吃的那家饭店的酸菜鱼。母亲说：“你爸明明知道可能要下雨，却仍然执意要去给你买酸菜鱼。”父亲听着母亲的念叨，微笑地看着我说：“下雨也没事，女儿喜欢吃，我骑车去买很快的”……

我心中为之一动，这才看见父亲曾经的一头粗硬黑发早已变成柔软服帖的白发，此刻正湿乎乎地黏在头上，不停地滴着雨水……我一阵心酸，猛然发现父亲老了，再也不是那座坚硬的山，他总是满脸堆笑地与我聊天，就连看我的眼神也都是小心翼翼，而我内心却还在计较多年以前的事情……

那天晚饭后，我主动提出陪父母外出散步。父母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月光清亮如水，周遭安宁恬静。父亲不时回头与我相谈甚欢，他的笑容在月色的辉映下，像一道明媚的春光，而他的满头银发，也一如我被狗咬的那个夜晚那般明亮温暖。我终于知道，原来父亲对我的爱从未走远，它一直就在我的身旁，并将永远都在……

站牌前的父爱

■马俊

13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城里的重点初中。我每两周回家一次，坐的是当时唯一的一趟公交车。每次回学校的时候，都是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，穿过两个村庄，抵达城乡公路的站牌。我们在站牌前等不规律的公交车，有时要等上一个小时。

我几乎每次都说：“爸，你先骑车回家吧，我自己等就行。”可父亲总是像没听到的样子，从不回应，也从不肯先走。他陪我在站牌前等车，那个年代坐车的人并不多，站牌前经常是我们父女两个人。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，平时很少跟我聊天。那种气氛多少有点尴尬，还好父亲总能找到点事做。

公交车迟迟不来的时候，父亲会跑到不远处的一个小卖部，给我买点东西。那时候能买什么呢？充其量是两块蛋糕之类的，不过在当时这已经算比较奢侈了。父亲每次买东西的时候，都是站在小卖部门口，朝向公交车驶来的方向。如果看到公交车的影子，他就会冲着小卖部里面高喊，应该是催促人家快点。买完东西，他小跑着过来，把东西塞到我的提包里。

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父亲看到站牌附近有甘蔗卖，他便去买。买完甘蔗，他让卖主把长长的甘蔗砍成一截一截的，以方便我坐车带。就在甘蔗砍到一半的时候，公交车来了。父亲夺过甘蔗就冲站牌跑过来，他的一只胳膊夹着砍好的甘蔗，另一只手拿着半根没砍好的甘蔗，还在冲公交车挥手示意停下来。其实，不用示意公交车也会停的，父亲也知道。但他心里着急，生怕车突然开过去，便使劲挥手。父亲拿着半根甘蔗挥手的样子有点滑稽，旁边等车的一个人说：“那人好像拿着金箍棒一样。”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，谁能理解一位父亲的苦心呢？我上车后，抱着半根甘蔗，心里甜甜的，又酸酸的。

我上初三的时候，有段时间家里遇到了一些事，突然陷入困难中。以往母亲都给我带很多好吃的，父亲还给我买些吃的带上。可那次，我背着空空的行囊离开。父亲送我的路上，一句话都没说。

在站牌前等车的时候，父亲依旧沉默。那次等车等了很久，父亲没有去为我买好吃的。

我坐上公交车离开，回头的瞬间我发现父亲在擦眼睛。我的心猛然一疼，父亲哭了，我看到了他向下撇的嘴角。我回头望了很久，见到父亲在站牌前一直站着。我不知道他站了多久，直到公交车驶出很远，他已经在我的视线里模糊成一个小点了，依旧在那里站着……

我初三毕业的时候，家里境况好起来，父亲也无需送我了。但那段日子，一直温暖着我。

站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意味着短暂的离别。父亲虽然从来没有说过不舍之类的话，但他用行动诠释了依依不舍和父爱深深的内涵。站牌前的父爱，给予我前行的力量，是我此生不断奔向远方不竭的动力，也给了我重新回归的温暖方向。



双子星。张超群 摄

自行车上的父爱

■葛鑫

每当开车行驶在美丽的城市，接送孩子上学，我便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，父亲送我们去上学的情景。

那时，我家距离我上的小学有近4里路。孩子上学，基本上都是自己或者和小伙伴结伴走着去，极少有家长接送。其它时间都说好，冬天的早晨，对一个孩子来说却极富挑战性，走路到学校至少要半个多小时，我们还要赶去学校上早操，每天天不亮就得出发，一路上小伙伴又少，真是又冷又怕。

母亲便和父亲商量，让父亲早晨骑车送我们去上学。因为我们走得早，父亲回来不耽误和他的学生上早操。我和小弟才刚七八岁，看着小豆丁一样的我们，父亲欣然同意了。

父亲咬牙买了一辆永久大轮自行车，利用空闲时间在前面车梁上装了个座位，又在后座上绑了个坐垫，我们的座驾就准备好了。

每天天不亮，我们就起床，天上星星还很亮，有时还能听到猫头鹰的叫声。我们洗漱的空儿，父亲就推出自行车等着我们，有时会给我俩一人一个晚上在办公室烤好的馒头，虽然已经冰凉，吃着却很香。父亲戴着一个黑色的皮帽子，一副毛线手套。我和小弟也是全副武装。我们收拾妥当，父亲一把抱起小弟坐在前梁的座位上，我跟着走出胡同，父亲骑上车发动起来，我再跳到后座上。

凌晨的寒冬，凛冽的北风吹过，我尽管戴着帽子，围着围巾，寒气还是能钻进身体。我便将脸贴到父亲的后背上，小手伸到父亲的衣服里面。父亲迎着寒风拼命地骑着，我在后面都能听到父亲厚重的呼吸声。去学校的路上有一段陡坡，每到那个地方，父亲就对我们喊：“上坡了，一起加油！”我和小弟便喊着：“爸爸加油！”有时，我会跳下车来，帮着父亲在后面推车，上坡后再跳上车去。

从家到学校的路两边没有人家，全是庄稼地。庄稼地和路之间隔着一条沟，冬天的时候地里种的是小麦，黎明前的麦苗黑乎乎一片，不远处还有三五个坟头，偶尔还能看到磷火，路便显得有些阴森。我自己走路上学的时候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跑起来。现在有了父亲送，我便不再感觉害怕，有时候还倒坐在后座上，注视着身后黑黢黢的世界。

我和小弟那时不在一个校区，父亲骑过一个大桥便会放下我，他再拐弯去送小弟。那时已靠近村口，离学校也不远了。我自己小跑着就能去学校。有一次，我正跑着，突然停下来回头看向他们，父亲正扛着自行车，慢慢地下台阶，小弟背着书包跟在后面。我一直看着他们走下台阶，又沿着林荫道骑去，直到那背影越来越小。小小的我，眼睛竟有丝温热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父亲年纪大了，很久不再骑自行车。可他使劲蹬车载着我们的情景还依稀在我眼前，那凛冽的北风，黑黢黢的小路，温暖的后背……也一直在我记忆里，温暖着我。

